



## 龙爪岩灯塔

◎王蝶飞

万里长江在南通福地拐了个弯

夕阳西下,江天一色  
鸥鸟翩翩  
它们的歌声,轻盈而悠扬  
仿佛在灯塔的坚守  
献上最美的赞歌。  
远洋轮船,携万里风波而来  
龙爪岩畔,孤灯烁烁夜未央  
塔身洁白而又坚定  
白天陪伴往来的船只

夜晚静静地指引航向  
龙爪岩灯塔,如同希望的  
灯塔  
指引迷途,是黑夜中的生  
命之光。

一束光,穿透雾霭与迷茫  
只有滔滔江水知道  
龙爪岩塔顶的灯光  
在夜航的人眼里有多么温暖  
岩壁上的岁月痕迹

记录着风雨的故事  
每一道裂痕  
都仿佛在诉说:  
“我见证过无数的日出日落,  
也守护过无数归家的航船。”

礁石嶙峋,浪涛声声诉过  
往 灯塔屹立,静默守望  
每一瞬闪耀,皆是希望与力量  
在江海的尽头,书写辉煌  
篇章。

## 青春无悔 岁月如歌

——写在南通电视台成立40周年之际

◎姚家红

“请大家注意了,准备,5,4,3,2,1……”随着一声欢呼,“南通电视台,生日快乐!”2024年12月4日,我们在城山路广场拍摄“全家福”。这也是一次自发的聚会:“1985—2025 NTTV40年,我们共同走过”。

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拥抱寒暄,纷纷在签名墙前驻足,签名、拍照、交谈——

老朋友,你还记得我吗?老朋友,你还好吗?

姚港路16号(南通电视台成立时的办公点)时,你在,我也在!

城山路8号(南通电视台的第二个办公点)时,他在,我也在!

人民路(南通电视台现在的办公地点)时,我们都还在!

作为老一辈电视工作者的代表、时任南通电视台副台长陈铿回忆:“我是1984年12月14日到南通电视台,主要负责技术工作。当时我们三个台长在12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工作。新闻部、文艺专题部、制作部和办公室也都在一个很狭小的平房里。我记得广播电视局把二楼的会议室让出来,让我们做播音室;把底楼大的房间作为新闻部和采访间、新闻剪辑间。设备很紧缺,建台时,42人、26万元事业经费,广告收入40万元,要改善设备也非常困难。新闻部有两台DX1800匹配VO4800录像机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,坚持每周两档、后来三档新闻节目。在广播电视局领导的支持下,当年9月份筹集了30万元资金,买了两套M3摄像机,但设备当年没有到货,很紧张。调度来调度去也没办法,大家都抢着机器用。

当时办《江海春潮》晚会,北京来了很多演员,要用无线话筒,我们台里没有,只有到无锡电视台去借,才保证了这台文艺节目的录制。”

在当年中国电视界,中国电视家协会的主席由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担任,两位副会长则分别由上海电视台和江苏省电视台台长担任,而这两位副会长都曾在南通工作过:盛重庆和苏子龙。还有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夏平建(曾任南通电视台台长)等,也是南通的光荣。

这一天,他们都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地方,还有一些领导同志也以电视老朋友的身份参加聚会。

盛重庆曾任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台长,后来升任南通市广电局局长,不久后调任上海广电局转任上海电视台台长。在南通期间,他主持了南通电视台的第一次公开招聘,又主持了南通电视塔的设计和建造。这为他后来主持上海电视台工作和东方明珠工程奠定了基础。他把南通视为福地和第二故乡。

苏子龙是建台后不久调任南通电视台任台长的,他是南通电视台第一位正职台长。当年挂牌时,“南通电视台”五个大字就是由时任南通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苏子龙题写。1989年,苏子龙调任江苏省电视台,先后任副台长、台长,江苏广播电视厅副厅长。

夏平建曾任南通电视台台长十年,后调任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、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。夏平建对南通电视台一

往情深,每次聚会活动都参加。

几位曾经担任过市委宣传要职、大家熟悉的领导,也以电视老朋友的身份参加活动。时任南通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的张小平同志深情回忆了当年关注、扶持南通电视台,呵护电视发展的经历和故事。

随着活动的进行,一个巨大的双层蛋糕被缓缓推向前台,蛋糕上面有南通电视台台标和40年的字样。全场齐唱《祝你生日快乐》,活动气氛又一次被推向高潮。

是啊,人生哪有许多四十年。这个四十年,我们一起走过,风风雨雨一路高歌。何其有幸,赶上电视,遇见电视,参与电视,服务电视,用现在的话来说:回顾走过的路,不忘来时的路,走好前行的路。千条江河归大海,万物生长靠太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灯,冲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!

回顾个人这一路,我也从事过多种职业:农民、大学生、大学老师、电视台记者,但只有在南通电视台我才算找到了自己的“家”,在南通电视台工作了33年直到退休。逐步由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一个专业电视人,是南通电视台培养了我,给了我施展才华的舞台。是南通电视台培养了我,成为市党代表、市政协委员、奥运会火炬手,成为南通市广播电视系统第一个高级记者、第一个正高三级高级记者。

往昔的电视情怀和新闻梦想是我们余生的精神财富,几十年积累的友情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暖的港湾。南通电视台,生日快乐!

## 龙爪岩灯塔

◎吴有涛

## 紫琅诗会



## 灯下漫笔



## 悼黄步千先生

◎徐仁祥



## 晴天霹雳

早餐后,想起快到年底了,该去探视黄步千老先生了。

顺道去欧佩拉印象城店,特意挑选了刚出炉的蛋糕等松软糕点,知道久病的他牙口不好。

进入阳光公寓4号楼之前,给黄老转发了一个文学评论讲座的音频,准备与他聊聊这个话题。

1009房间,门虚掩。敲门,无应答。过道里四位老人在聊天。

“找谁?”“黄老,黄步千。”“走啦。”“去哪儿啦?”“人不在啦,昨天。”

什么是晴天霹雳?这就是呀!瞬间泪崩。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来?早一天,就可以说上话了呀!我责备自己。然而,遗憾是无法挽回的。

## 生命支柱

人活着,总会追问活着的意义。找到了,生命就有了支柱。烈日下活出清凉,寒风中活出温暖。据我观察,写作,就是黄老的生命支柱。

3月22日,我去阳光公寓拜访。此时的他,“骨瘦如柴”已经不是形容词。

他说在写一组人物素描,虚构的,文学的,计划一百篇。我劝他:“歇歇吧,康养第一。”“来日不多,不能等死呀。”

那天,帮他下载安装了微信网络版。我从他电脑中调出《玉莲》(大概是其名作《濠河边的女人》掉队的一位吧)发到我的微信,演示使用步骤。“以后,你给陈霞发稿件,就这样操作。”

他是汪曾祺嫡传弟子,他的创作满满的“汪味”。每年、每月、每天,他不停地写呀写,享受上苍给他的这份快乐。

望着书橱中他赠送给我的几部作品,不由想道:他活在自己的作品中,这就是他延续的永不枯萎的生命。

## 多情好客

每年,他都要请几回客。而我,总被他惦记着。对酒店的菜,他不满意:“没有我烧得好!可惜我已经弄不动了。”

有次看他,他让我带回一碗红烧肉。过后几次问我“味道如何?”“好,确实好。”并非敷衍。他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2021年,黄老招引我三次。再多一次,就变成“季季聚”了。

3月22日,城山路好灶头摆酒,张松林、朱一卉等在座。席间,朱一卉说到通州有本家谱上有唐骆宾王的记载。早前,张松林为濠河桂花岛景点提升,正在考证“骆宾王的下落”。

3月27日,张松林、朱一卉携我到通州区五甲镇福利村19组李自平家,查看这位唐徐懋公四十九世孙保存的家谱。

当年6月,中华书局《文史知识》第六期刊登了张松林的《骆宾王踪迹黄泥口有案可稽》。

黄老馈赠的一桌酒菜,助破了一桩千古之谜。

## 多才多艺

黄老一生历经磨难,在繁复的人生中拼搏。生活折磨他,也赐福他,把他锤炼为一个多面手,一个多才多艺的人。

听说过他经商办企业的传奇,也见证过他因为多才多艺而曾经拥有的幸福一刻。他精通南通方言,自傲地对我说过:“我这些字,都是从《康熙字典》上查出来的,不瞎弄的。”

他的书法别具一格,据说很少送人,可能是怕书法名声盖过文学吧。

他一次送我两幅书法作品:“平常心”“观自在”。这是他的自我写照,也是他对我的谆谆教诲。

再次凝视、领悟:平常看待世间万事,不以物喜不以己悲!平常看待生命历程,不以来喜不以去悲!